

宕陰存稿

樂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5

2



文庫11
A1275
2

右陰存稿卷三

送木下士勤序

宵靜更深兀然而坐。仰棟而思鄙吝之念。時或蘖乎
方寸。既而就枕。有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心
懼而念消。其人則二三畏友也。而木下士勤居多。顧
士勤其何以使予畏之。至乎此哉。向者予之養母也。
泊士勤具慶之日也。雖不觀其奉歡膝下。扇枕溫被
之容。仰其望雲之眉。而忖其愛日之心。自知其不及

江門不鹽谷世

弘著

柳田泉文庫

遠甚也。士勤爲世子侍讀，務取仁后明辟之微，猷懿
躅而進之。至於掇諸口碑，詢諸故老，博搜而精遴之，
以爲簡編，讀其序引，忠藎之意，藹然盎於楮表，獻替
之語，裨補之事，雖外人不可得而窺。因其華而可以
推其實，予方執方策事幼主，進退之際，有愧于士勤
者深矣。士勤同胞四人，友悌天至，鞞鞞離離之情，或
發乎文章，或見乎鴻魚往復之語。予有一弟，怡怡之
訓，不免時齧，輒自過曰：木士勤必不如吾也。嗚呼！士
勤之使予愧慙者，旣已如此，則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者。蓋亦氣燄有以取之也已。士勤東肥人，祇役來江
都。予自與之締交，十餘禩于今。今則遭世子大故，將
浩焉而歸。予烏得不黯然而悲，惘然而自失也。雖然，
士勤之責予，以行而不以言，予之畏士勤，以心而不
以貌。則雖在海嶂千里之外，其精神意氣，固有相紐
而弗解者焉。自今而後，予之志行，可愧于士勤者尚
多。則夢寐之間，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何異
前日哉。然夢之動於宵，晝間之思，有以感之也。今與
士勤面不相見，言不相聞，則夢亦得無忘于寅夜乎。

鳴呼。離合時也。聚散數也。茫茫者天。使予瓠醪苞魚。忻焉。迓士勤於品江之麋者。其復在何歲也哉。

送安井仲平東游序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

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覩也。仲平。旣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

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卽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

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瞠。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彌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

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為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贈佐田修平序

士之學古懷道者。恒恨不獲有為之主。而事之。及既獲而事之也。能全始終者鮮矣。其失大抵有五焉。好變更也。求治太急也。慕名而不揣於實。據理而不求於情也。喜輕俊新進。而疎老成持重之士也。不善事

巨室大臣。而獨結於君。以自悅也。夫變法令者。出於萬不得已。則可。不則利未必十。而害必隨焉。加之狡胥猾吏。因緣生奸。以為貪賞邀功之計。使其首議之旨。東西背馳。良法美意。轉為聚斂之術。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好變更之過也。智者之慮。必雜利害。明者之計。必稽終始。夫國家之事。千緒萬端。糾紛纏繆。其利害與終始。豈一朝淺慮之所能定哉。而求治太急。則見利而不能推。害者有焉。稽始而不能慮。終者有焉。故曰為政與用兵異。用兵者。有時乎貴拙。

速而為政者。非巧遲則不能定其治也。大凡均田里。輕賦斂。特地利。修堤坊。興學校。減僧寺。建倉廩。備凶歉。嚴戎備。繕器械。如是者。皆古今明良之所行。理至而名美者也。然修之者。或有考時不熟。察勢不審。量力不悉。商財不密。能舉而弗能遂者。豈非慕名而不揣於實。據理而不求於情之咎乎。深遠之謀。疑於迂濶。而輕俊之士。言談舉止。皆足快人心目。故以王文正寇萊公之識。其服李文靖公。在其言有中之後。以司馬溫公之賢。始喜蔡京。以為竭忠奉法者。柳子厚

之締交於王任。王叔文。方希直之協謀於齊泰。黃子澄。皆失於此也。士民之情。服巨室而侮文儒。人君之意。敬大臣而暱左右。儒生學士。侍讀其君者。晨夕近御。多為君之所親。於是或有怙寵之氣。以取大臣之憎。及其有所建白。則貴戚不服。而士民不從。往往中道而敗。是豈非獲罪於巨室之失耶。吾觀近世儒士。獲乎其君。而參預政議者。大率以是而覆。居常自省。以為戒。間與同志語焉。以相切劘。而其尤不以斯言為非者。佐田修平也。修平筑後人。為人朴茂忠信。以

氣節自竒。方今其君新襲封。刻意圖治。左右又多聰慧精果之士。以備獻替。其規模區畫。殆有日新之勢。修平曰。此吾馬方進。而御者按轡徐行之時也。不可以縱。縱則顛矣。昔者朱子誦邵康節句。以訓人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一發其言。當者便百碎。夫儒者之謀政。往往不免嚮所謂五失。要之皆妄發之過也。令修平御馬之說行乎。吾知其施爲必如千鈞弩無疑也。壬寅歲。祗役江戶邸。乙巳七月役畢。

而歸。與同志贈處焉。予次第平日所共論者。以申之。

贈常松菊畦叙

秋陽煖煖。室如深甌。解衣盤礴而卧。童子白。瀨川至剛在門。出而逐之。則一丈人偕焉。龐眉鵠髮。鬚髯鬢然。旣就座。予拊額曰。翁非奧之常松菊畦乎。丈人曰。俞。春孟出鄉。涉履東道。看花乎京畿。還而凌富岳之雲。媿媿說山水不止。予笑曰。清風來故人。非二君之謂歟。然屋甚熱。請納涼宕陵。乃與偕登攀。踞店呼杯。憶昔翁從益城先師。訪予紫芝之廬。擢舟墨水。傾樽。

快談以笑傲風月。屈指奄忽二十秋。噫老矣。然神氣之壯猶如昔。何也。又痛飲而別。後數日詣至剛。至剛曰。子謂菊畦何如人。予曰。風流溫藉。亦烟火外人也。至剛曰。子未之悉。吾請言其詳。翁豪農季子。父欲啓別房。未果而亡。伯殊無分析意。仲叔與其族人謀曰。善也。先人所鍾愛。常欲分財產。而伯氏不從。不義。蓋訟諸乃言。諸翁翁時尚弱。不肯曰。弟而訴兄。非道也。且訟興。各相援證。必至數十人。曠日持久。廢業糜財。所得不償所失。不若勿訟之愈也。伯聞之。廼析產與

之。翁娶富商女。既而舅死子幼。請翁監其家。翁乃移住。拮据經營。家道因得以不墮。其子稍長。意翁陰篡之。令人微諷之。翁勃然曰。彼謂我欺孤寡。以據人之室者乎。具手簿付之。即日辭歸。性有義概。好施生。敢於赴急。伯晚節益服其德。又欲與金。曰。今日入善之庫。則明日飛于人之府。姑留以待時。樂翁公嘗謂。吾民名與實稱者。獨常松善。善翁小字也。他若嗜學慕賢。標古義烈事。蓋不可枚舉云。予廼擊節嘆曰。偉哉翁也。夫好任恤者慈也。輕財如糞土者廉也。不與兄

爭者悌也。而避嫌卽去者非勇乎。此豈亶風流韻人云乎哉。嗚乎。余所謂皮相而交臂失人者矣夫。旣已與至剛言。遂書以贈之。嘉永紀元冬十月。

送井口孟篤序

嗚蘭人祭意。渤度語我學徒云。貴邦之俗。官不必勸學。而在下之人。獨自勉業。此吾黨所敬服也。是言也。今在位者聞之。豈不可大慙焉乎。嘗聞之。遠西諸國。廣設黌舍。置師儒。有大學。有中學校。有小學。其小學分四種。曰先哲名訓。曰各邦史籍。曰各種詩文。曰辭章。

議論。人生七八歲入校。至成童以上。掄其秀。陞於中學。曰理科。有三家。一年學。落日加譯言。二年學。費西加譯言。二年學。默達費西加譯言。遴其俊。陞於大學。乃分爲四科。而聽人自擇。曰醫科。曰治科。曰教科。曰道科。生負多者數萬人。豐其餼稟。嚴其考閱。規條精詳。靡所不至。嗚呼。盛哉。我非君子國乎。而六十之州。三百之藩。明君賢宰。慨然奮起。以大興學政者。吾未之多聞也。何耶。往者吾藩有良大夫。曰松本子錦。常謂士大夫不可不學也。不學而執事。猶如無燭而夜。

石陞存稿 卷三
行也。於是聘大內子綽秋本子帥以爲教授。然未及
建學。隆龜公創造經誼館。以司馬君彪爲祭酒。以吉
松新司馬成章爲助教。以興教化。自是闔藩稍稍嚮
學。及今公移封濱松。尋秉大鈞。王事倥傯。間首以
勸學爲念。屢下戒令。以勗之。又修館於治城。從聖廟
文庫。講道之院。栖士之寮。至於弓銃刀槍練兵之場。
悉備。有館督學監總計佐監。以管其務。有掌教佐教
訓導授讀各種藝師。以敷其業。以其師貧乏人也。旁
求內外者數年。今茲乙巳。予以所知。舉加人井口孟

篤。以客應命。昔者子綽之薦君彪也。或有以屈才於
小邦。爲君彪惜焉者。子綽解之曰。邦有道則其志伸
焉。藩得君彪。其政愈治。君彪得藩。其志益達。相得以
濟。美國無小矣。予叢品。何敢望於子綽焉。而其薦孟
篤之意。亦猶此也。吾聞海內僧寺四十五萬九千四
十有奇。大者墾田數萬石。髡徒數百千人。占名山大
澤。王制不封之地。以爲場境。而庠校則不能及其千
分之一。以天下之大學。生徒無過六七十人焉。經綸
之悖如是矣。而世之握樞機者。以公帑日窮。人才日

降。付之無可奈何。豈非不知務之甚哉。方今遠西諸蕃跋扈跳梁。包藏禍心。敵國外懼。近在眉睫。才之不可不育。以斯時為最急。若夫學為政源。教為治本。文武一致。禮兵同用。則孟篤平日所熟講而精究也。濱松有松大耒野慵齋。一主文壇。一掌韜鈴。孟篤往焉。而與之協心造材。俾闔城士大夫才行兼該。本末俱立。以供社稷之用。則我公獲高軒而臥矣。此所望於孟篤也。是為叙。

贈黑澤元正叙

黑澤元正羽之窪田人也。歲之季夏。初訪余廬。坐定。談及古今制度。云僕篤信周官。其法莫不可行于後世者。而先儒多疑其書。何也。予曰。形者末也。意者本也。原其大本而觀之。則周官之法意已行於今世矣。何況漢土乎。世之疑周官者。以有其用之而敗者疑之也。王莽一用之而覆漢室。王安石再用之而擾趙氏。方孝孺三用之而誤建文。皆泥于形而暗于意者也。泥于形者。不切於實。不切於實。惡能通其變。暗乎意者。不達於情。不達於情。惡能適其俗。如是者安得

為用周官哉。以予觀之。善用周官者。莫如唐太宗焉。六部之倣六典。其僚佐丞掾之分職掌。大率淵源乎周官三百六十官。而損益之。府兵之原於農兵。租庸調之原於井田。因時制宜。通其變而適其俗。切於實而達於情。非法乎意而不泥乎形者。焉能如此。蓋房玄齡魏徵等。明達時務。孔穎達等。精深禮學。相與俱詳。議審論。以定一代之制。於是乎周官之法。得其變通。而秦漢之陋弊。大革矣。清世祖問陳名夏。漢高光。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孰優。名夏對曰。唐太宗似優。

之。世祖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詳。可垂永久。歷代之君皆不及也。予則謂明之律令。有失於狹隘苛刻者。立法周詳。而不失三代忠厚之意者。唯唐太宗是當之。故宋元明清之法。皆不能出其範圍也。及我發遣唐使。遴才俊。以就學。明王賢相善法。彼以定律令格式。審國俗之同異。民志之向背。適時以立文。稱情以裁宜。溯而考之。則八省之官。即冢宰司徒六典之遺意也。大綱立而條目隨之。及錄倉立府。戎馬控德。大率武斷為政。然大江廣元畧取於天朝之法意。

以定幕府之制。北條秦時造貞永式目。蓋亦原於廣元之議。室町氏大抵沿之。東照大君修鎌倉室町之法。斟酌而增損之。迺而原之。卽不離乎李唐六部之官制。而亦自與周官六典之法意合。况諸侯封建。厚往薄來。士世祿。民有租稅。而無力役。士衛民。民奉於士。弊其廉耻。優其恒產。仁義之旨。藹然行乎其間。豈非周官之法意。隱然行乎當今也哉。元正聞予言。而如有會乎其心焉。既而從其君如京師。留數月。屢致書以問經國之務。皆切於實用者。昔者桓温入蜀。

諸葛武侯時。小史尚存。年百七十歲。温問諸葛公有何過。史曰。亦未有過人者。但公沒以後。未見有妥當如公者。所謂妥當者。非智識精明。揣摩沈練。老世故。深入人情者。不能也。元正意氣果銳。有才思。世仕巨藩。而身居學職。巨藩足以有爲。學職得以進言。其於周官之書。研鑽有年。他日學益進。識益老。能通於法意。而不泥於形。施爲妥當之旨。有得乎心。而應乎手者。則可出以有爲矣。其歸藩也。乞予一言。乃叙嘗所共言以申之。

壽豐洲岡本公八十初度叙

弘之少也。踈狂尤甚。深慕寬政諸賢偉蹟。願獲遺老而見之。時桑名守國公尚在焉。欲得拜趨其庭。聞一言以自壯。諮諸先人。先人叱曰。咄。吾不意若欲至于斯。安有以一介離生可干十萬石侯者哉。弘慙懼而退。然意尚未已也。於是見其藩儒廣瀨蒙齋。以叩侯事。蒙齋欣然歎晤。謂曰。予少壯好游。所至俊彥如林。今之學子何其不幸也。為說寬政間人物半日。於菅谷縣令事最詳。且曰。此非循吏乎。世有子長孟堅以

筆之。豈不可與文翁黃霸等媲美千古邪。弘退而私思。賢宰相不可得而見也。得見賢令長足矣。吾生也晚。恨不逮其時。悵然太息者累日。後十餘年。乃得見豐洲岡本公。公亦寬政之遺老也。文政中以論事忤宰輔罷官。年七十再出為信中令。父老相謂曰。明府嘗與權相抗矣。豈可欺乎。以詩動韓客矣。則誠字於民者可知也。未至而信之。縣有牟禮里。闔里分黨爭事。積年不和。公為文諭之。訟即止。有狼害。為賦詩。家相傳為符。狼不復出。未期輿頌徧於野。弘因私思。公

蓋今之管君也。管君既已不可得而見，得見豐洲公。吾願畢矣。既而陞為佐計，又陞為長。辛丑以來，朝政鼎新，漸復享保寬政之盛。天下之士不謀而同曰：某事蓋豐洲公所建白也。某議非豐洲公弗得定也。廟堂之邃，雖不可得而窺，而艸莽所料，大抵罔不中。於是乎弘之欽公，不啻管君也。嗟乎人之慕賢，孰不如弘。以弘之恨不逮管君之心，付之則天下之士孰不願公之久在于世，而得板援以見之。今茲丙午，公躋八袞矣。瞻仰者僉曰：公之命不亦奇乎。五十勇退。

娛意詞章，白首通顯，純嘏黃耆，加以麟趾振振之樂。天之福善者信夫。弘曰：未也。公之先君子忠貞君之為計吏也。官沒民犯，禁造金銀器物者，將市諸外蕃。君上疏謂收貨而利之，非政也。盡給民其價，火旃以示大公無私之道。守國公讀疏，大驚曰：胥吏中尚有如斯者乎。貽書以謝過，有且愧且恐之言云：夫觀乎一節而百行可知矣。忠貞君之所蘊如是，而名不暢實，位不死才。天殆留其餘慶，以發諸其子孫，而公又倍積以重之，則第祿之臻，豈有攸窮極哉。歲之良

月上亥為公覽揆之辰。親族故舊。門生掾吏。捧觴以獻壽。弘與在席末。因進是言。以代祝辭。獨恨不得令起寬政諸儒於九原。以歌頌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宥陰存稿卷四

丙丁炯戒錄序

我公佐大政之暇。常以觀書史為樂。頃讀宋柴望丙丁龜鑑而有感焉。命臣世弘。倣其體輯本朝事蹟為一書以進。臣謹取舊史斷自用明帝。至後奈良帝。因事立論。壹倣柴氏書。釐為二卷。名曰丙丁炯戒錄。欲為君相者觀。以為監戒也。序曰。書稱弗畏入畏。畏之於人大矣。蓋在下之人。父兄可畏也。師

友可畏也。官吏可畏也。在上之人。天可畏也。民可畏也。祖宗神靈可畏也。然下之人恒深於所畏。而上之人恒淺於所畏。蓋下之人不畏父兄。鞭挾輒至。不畏師友。督責隨至。不畏官吏。刑誅立至。至者近而受者切。欲勿深得乎。上之人。則不畏天而殃咎未必輒至。不畏民而怨讟未必隨至。不畏祖宗神靈而罪疾未必立至。至者遠而受者緩。是以其於所畏也恒淺。雖然下之人或不畏。咎止其身。而至於上之人。禍及宗社。民人則上之人尤不可以不深畏也。故明君視天

猶父。視民猶家人。而以祖宗神靈為洋洋在上。又在左右。風雨不節。則曰刑賞不當。寒暑不時。則曰行事有虧。與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是我陷之也。國有妖孽。則曰祖宗神靈其儆予也。至遠者每視以為至近。責之於內而不求之於外。是以德日新而政日修也。故曰畏之於人大矣。抑五行之說盛於漢宗。歐陽子排之。而其傳衰矣。丙丁之為厄。柴氏只謂自古而然。而不著其說。至於元人續錄序。載陰陽家之言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陽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則亦

五行說之類耳。達者不必言也。顧龜鑑之所以作。意在令人主知所畏焉。而我公之所取。亦專在乎此也。臣才劣學薄。綴緝蕪陋。論斷失當。不能仰副盛意。然編中所載。上下殆乎千年。有天變。有地妖。有人害。凡可備君相之畏戒者。畧具。讀者設身處地。省諸己。推諸當世之務。則於新德修政之際。或庶幾乎有微益云。歲次戊戌。天保九年。建午月。臣鹽谷世弘再拜謹撰。

丙丁炯戒續錄後序

天保戊戌。三月十日晨。西城廚房遺火。延及諸殿。我公聞。柳即起。近習一人從之。衛輿之士。及於坂下門者三人。既至。防火使莫一伍造焉者。乃令掌門。花武守。命內官。啓宮嬪所出道。令監察。指麾火司。戒備措置。悉當機宜。大君降恩言。以褒之。衆謂濱松侯忠而敏矣。而公則退而深愧焉。夫曲突徙薪。不錄其功。焦頭爛額。揖諸上賓。自古以為慨。蓋大城戒火之令。嚴矣。而災焉。得無政紀有所弛乎。得無諸曹百司。不得其人乎。當公秉機之日。綱維或廢。庶官或曠。則責

將有所歸。此公之所慙愧而恐惕也。雖然往事不可咎也。已當今列國貴金而賤穀。取辨於目前。而不務久遠之策。所謂以三十年之通畜。九年之儲者。或未備也。遠洋諸蠻。大逞鯨鯢之欲。堅艦利砲。所向為暴。而我所恃以待之之術。或未盡也。而昇平之久。日趨奢靡。以列朝憂勤。或未能悉釐而革之。不幸厄運乘之。恐有難善其後者。是豈可不預防焉哉。公之有所著作。以備於丙丁者。以此。臣既綴本編。其天文十五年以下。事係我江戶者。別為續錄。以至天明七年而止。嘗歷觀古今。丙丁之厄。未有若宋靖康建炎之甚也。歐陽永叔遺書後嗣曰。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邵康節臨終戒家人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邵與歐陽之沒。在靖康丙午。建炎丁未之前。五十餘年。而皆計其必有國難。示子孫以避亂之地。見亦偉矣。然使之居人牧之位。庸詎知不有貽後之謨。以消禍於未萌也。不能然而坐使闕庭蹀血。萬乘就囚。而身獨獲前知之名。豈不可哀乎。今也。國運隆昌。明良相會。與弱宗不可同年而語。則丙丁之期。雖近在八九載。其

止。嘗歷觀古今。丙丁之厄。未有若宋靖康建炎之甚也。歐陽永叔遺書後嗣曰。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邵康節臨終戒家人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邵與歐陽之沒。在靖康丙午。建炎丁未之前。五十餘年。而皆計其必有國難。示子孫以避亂之地。見亦偉矣。然使之居人牧之位。庸詎知不有貽後之謨。以消禍於未萌也。不能然而坐使闕庭蹀血。萬乘就囚。而身獨獲前知之名。豈不可哀乎。今也。國運隆昌。明良相會。與弱宗不可同年而語。則丙丁之期。雖近在八九載。其

莫有若趙宋之厄也必矣。雖然懼可懼於不足懼之
日。則其為慮也至矣。虞可虞於不足虞之年。則其為
備也悉矣。搏埴瑾竈及其未壞修之。收冥冥之效而
不見赫赫之功。使我公勿獲前知之名。若永叔康節
焉。是則國家之大祿也。夫十年己亥秋九月

阿芙蓉彙聞序

履霜堅冰至。大易繫諸坤之初六。至上六則曰龍戰
于野。其血玄黃。言陰之初生。不迨其未盛而制之。必
且極為怪物。鼓風雷起雲雨。雌雄相戰而灑血原野。

也。深哉其防微杜漸也。今觀滿清鴉片之禍。其由不
戒于履霜歟。蓋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夫
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時。洋
夷來住者二千餘人。營室家長子孫。置兵備礮。設寺
觀。園。圍。臺。榭。分漢民宅而賃之。有與漢婦淫者。有誘
漢民入其教者。有僱漢民為奴者。有引漢民為蠻者。
甚焉至傷害漢民。抗匿不敢抵償。漢法之縱。與夷之
鷓張亦極矣。於是乎夷漢雜居者餘二萬人。夫其數
千萬之漢民。不為夷之服役。則為夷之接濟。不為夷

之腹心。則為夷之耳目。夷以其精學利器。占天度。經地理。察風土。審情俗。乃至文學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備虛實。莫不洞悉。而漢人動輒曰。夷狄禽獸。心在貪貨。無他慮也。而不知禽獸有知其深情。不可測也。曰。夷陽為桀。驚不順。外強而中乾。恃天朝之懷柔。而然。非必悍然無畏也。而不知其實輕而侮之也。曰。西洋去中國六七萬里。不必來寇也。而不知其牀箒波濤。與屬洲在比隣也。曰。夷雖長火攻。中國有仁義。節制之師。而不知其仁義。節制與昔異也。曰。彼客

我主。我岸彼船。以佚待勞。奚能當我。而不知堅船如山。漢奸如蠅。似勞實佚。雖客猶主也。夫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華自高。不務索外蕃之情。加以其禁烟土。處置失宜。令彼心怒而氣旺。及其交鋒。毋怪乎如以銖稱鎰也。諺曰。鄰人病疢。我則疾諸首。謂其痛痒不相關。而妄憂者也。我之距清土。纔一葦。而夷之涎已垂于東海矣。今則有不可不相病者焉。幸於清商蘭客之單報札記。務加採訪。積盈囊筭。頗足稽顛末。因彙而哀之。又采清人洋防諸策。繫諸首尾。聊評

批以寓管見。題曰阿芙蓉彙聞。嗚呼。棲諸夷於澳門者。滿清之履霜也。庚子之亂。其戰龍也。乃自我而觀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弘化。丁未春正月。

丕揚錄序

代

邦君之澤亦遠矣哉。生於心。見於政。所尚既定。淪民骨髓。漸染於山川草木。閱數十世而不泯。何謂淪民骨髓。祖宗之心。溫恭簡洪。而其治尚寬。則其民良而慤。崇德而厚於倫。祖宗之心。剛果明肅。而其治尚嚴。

則其民質而狃。重義而礪於節。航乎西海而跋九州。見其士短褐長劔。直而適。武而有禮者。不問而知其為柳河之人。而為立齋公之所養也。何謂漸染於山川草木。邦君之治。官得其能。物竭其理。山澤有虞。林川有衡。調其陰陽。贊其化育。則其山蔚而幽。其水淵而駛。其草與木。蕃茂葱蒨。爽人心目。軼五畿而入山陽。仰其高則鬱。俯其流則湛。顧其田野。禾黍芄芄。而桑柘井井。不問而知其為吉備之州。而為芳烈公之所治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

而斬。此特以一人言之耳。若夫建社稷有民人者。其子其孫。善繼祖宗之緒。則其流風遺韻之所被。豈啻五世而止乎哉。我公家受茅土。以豐烈公為始。然公在戎馬倥偬間。建國日又淺。加以職居樞密。所治在天下。而不遑家邦。故制令之立。大抵從鐵性。通霄二公創矣。鐵性公以英邁果毅之姿。思士如渴。招延豪雋。日以講武為事。治尚簡質。俗無淫靡。通霄公信周孔之道。視民如傷。省稅斂。減徭調。盈入縮出。上豐下足。高隆公資兼文武。剛明絕倫。獲良臣而任之。善修

祖宗之績。奕世諸公。遵成而弗墜。故士勇而彊。義民朴而敬。上君民同心。親如父子。某年朝有移封議。百姓聞之。悲傷啼哭。賽神施佛。以祈停止。謂倘不諧。空國從所之。議因是遂寢。淪民骨髓者如是。臣聞岡崎城樓櫓四十有八。矢矧河堤坊數十萬丈。橋長一千二百有餘尺。風雨所壞。洪水所突。歲月修造。為費弘多。治是地者。物力殆乎疲矣。臣等生晚。不及觀舊封事。聞諸故老。云在岡崎時。田疇闢。藪澤深。米粟魚鹽。材木薪炭。鬻之他州而有餘。乃毋論乎城郭閭閻橋

堤整治豐富之極。至於太照公時。賜民田租之半。士有負債者。出府財償之。由是而推。其燮理之化。及山川草木者。可知也已。若唐津。臣等所親覩。其民情地利。大抵如所聞岡崎時也。夫如此。則承之後者。庸可弗思其所由焉哉。及公襲封。厲精求治。居恒以紹述祖業爲志。一日繙舊譜而覽之。患其記載不備。尚有逸謬。因命臣等重纂。臣泰繼謹與儒官臣鹽谷世弘謀。廣集公府舊誌。及家臣私記。旁及外人著書。而公府之誌。散佚者有焉。焚燬者有焉。乃至於家臣私記。

與外人著書。事載抵牾。傳聞謬誤者。亦多。於是質之故家。證之口碑。訂其信疑。與其同異。緝爲五篇焉。一曰系圖。以瞭世族繼序。二曰世家。以記建國以來事畧。三曰年譜。以叙諸公動履。四曰遺事。以摭遺聞軼蹟。五曰年表。標大事。以便檢閱。爲卷凡十。題曰丕揚錄。天保己亥十月奉命。迨今年秋而成。是舉也。臣世弘秉筆記述。而臣泰繼以不敏辱總裁。然臣等實謏劣。深恐有遺漏訛誤。而於揚先公累世之耿光者。或有攸闕。補正之任。尚有待于後人焉。天保十四年歲

次癸卯秋七月朔旦。

丕揚錄後序

丕揚錄十卷。臣關泰繼奉命董修。臣世弘以不佞執簡撰述。其體例壹取公裁以定焉。恭惟公襲封之初。下手書告群下志。以修祖宗之法。舉廢興絕為訓。其明年。臣亡父時義應辟來仕。有司首舉手書以戒之。時義拜讀敬誦。退乃誨臣以公志向所在。謂宜體公之意。勤其藝業。檢身修行。以報荅萬一。臣時尚幼。未有深知其意也。年稍長。畧知讀字。講修己治人之道。

乃知凡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善修祖宗之業致治。以好變祖宗之法招亂者焉。於是仰思公訓之意。俯顧亡父之誨。未嘗不歎其深遠也。蓋所惡於變法者。為其主於利而立策也。利竇一開。而仁義之說塞矣。由是輕俊喜事者。與姦吏猾胥。因緣附會。詐冒百端。見小利欲速成。凡所以損下利己之事。無所不至焉。有士大夫執正議者。視以為迂濶熟爛而排之。於是乎滿廷為妖狐怪魅之窟。而禍亂由以兆焉。此王安石所以新法促宗祚也。公襲封之初。首以修祖宗

之法為言者。豈非專注意於此乎。臣竊觀乎公之從大政。奉慶元創造之典。修享寬中興之令。不欲建新。以舉廢為主。不務興利。以除害為先。蓋舉治國之道。措之天下。去往年手書告志之日。于今三十年。而尚彼志也。非慮識確定。終始弗渝者。烏能如此。則是書重修之舉。蓋亦所以使子孫臣士。知其重祖宗之意。豈可不謂之至深至遠矣哉。獨恐臣才識庸瑣。學植淺陋。編纂之任。實非所堪。於先君之懿言。鴻猷良法。善政。未能有所顯揚也。及編成。特行公之至意。錄之

左方。以謹告後之人。使之繼公之意。而倍志於聿修云。

翻栞海國圖志序

予嚮者讀魏默深聖武記。以謂此魏氏之懲毖錄也。道光鴉片之亂。殆與朝鮮壬辰之事類。而默深之忠慨義憤。十倍柳成龍。於是欲述懲前毖後之意。以儆世。然舉敗事。近於揚謗。頗有難於立言者焉。故首紀祖宗之豐功偉烈。然後及武事餘記。若曰。今能師祖宗。則於善後乎何有。而善後之方。寓乎餘記。可謂立

體之得宜者矣。及讀海國圖志。則又謂此懲忿外篇也。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從前漢人以華自居。視外蕃不啻犬豕。於其地理政治。懵乎如瞽矇摸器。雖間有異域圖志。西域聞見錄。八紘繹史。荒史之類。大率荒唐無稽之談。鮮足徵者焉。此編則原歐人之譏。採實傳信。而精華所萃。乃在籌海籌夷。戰艦火攻諸篇。夫地理既詳。夷情既悉。器備既足。可以守則守焉。可以戰則戰焉。可以款則款焉。

左之右之。惟其所資。名為地志。其實武經大典。豈瑣瑣柳書之比哉。抑又思之。默深蓋有深憂焉。大吏養望。摸稜自憙。以粘滯為練達。以媮嬰為老成。不能如大祖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今也。方英夷之猖獗。鄂廓諸夷請効力會勦。而猶豫狐疑。坐失機會。不能如聖祖用荷蘭船。以攻臺灣。聯絡我國。以偏準夷也。雖有良策。斷之不明。行之不速。不能如高宗習攻金川。礮旬月間。得精兵二千也。知西洋器藝之精。或惜財而弗造。或憚勞而弗習。與鄂之比。達王躬游諸州。以師

其長技者異矣。邊吏諉過於宰輔。宰輔諉咎於邊吏。上下相蒙。唯利之視。與花旗統領諸官等威不甚遠。儀簡而情和者異矣。有司吝出納。省糧饟。以致士卒不振。與英夷給人月餉銀十圓。安家銀三十圓者異矣。推是類也。更僕不能終。此而不祛焉。則雖人有韓岳。書有韜畧。亦莫如之何。吾聞閩粵江浙之間。昔為英夷所犯者。堡臺礮眼。盡被釘死。廢委沙草。諸蕃之船。進澳門舟山諸埠者。不勝俛數。非無策之可以購船。造船。而東南數千里。未嘗備戰艦一隻。由是觀之。

滿朝贖贖。不懲不忿者。可知矣。自古國家積衰際。非無勇智之士。籌策之臣也。不勝其孤憤。則或入山林。或隱於屠釣。或慷慨赴死。或詭激買禍。最下為敵國之用。今清方有洪氏凌氏之亂。而社稷殆乎將墟。則默深之進退存亡。亦未可知也。此書為客歲清商始所船載。左衛門尉川路君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亟翻葉。原刻不甚精。頗多譌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庠西注。洋音於行間。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

不獨爲默深悲焉。而并爲清主悲之。大日本嘉永七年。歲次甲寅。夏六月下浣。

校刻三兵活法序

胸有孫吳之略。而後可讀孫吳之書。若無其略而徒讀其書。雖句解章釋。析繭絲。分牛毛。消埃罔。所用於世矣。昔者北條早雲使儒士講三畧。至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蹶然起曰。止。吾既得之矣。於是周游天下。獲豪士數人。終賴其力。以取豆相。嗚呼。使天下讀書者盡如是。則書之爲用何如也。今之講夷書者。吾

惑焉。邇年譯出西洋兵書者。日益月倍。世將盡仿此以變我我政。然我之與夷。政俗元異。而練士之意又不同。彼之俗以利驅民。我之政以義厲士。彼之兵壹賴器械。我之兵專主力鬪。彼之戰輸贏決於火器之下者有焉。我之戰不至短兵鏖戰。則不決也。良將之立師律。其長在敵者。或取焉。而我之所長。尤不敢廢也。今之講夷書者。不審彼我之情。而壹欲以彼律乎。我難矣哉。三兵活法。荷蘭人原撰。而鈴木春山所譯。春山三河人。學孔孟道。兼習郭

索文少年好演刀法。尤以備夷爲念。及壯。知夷防專在火術。於是肆力於洋書。然廢我舊習。以從彼者。春山亦不爲也。予嘗謂春山。今之談兵者。恰如醉漢。不僻於舊制。則僻於西洋。猶如醉漢之不左跌。便右顛也。誰居當今之世。能不左右顛者。春山曰。然。觀世而不觀於世。制兵而不制於兵。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夫不左右顛者。非胸有孫吳之略者。不能也。胸有孫吳之略。而後可取彼長以輔我長也。如此。然後三兵之爲活法者。信矣。屬者江戶中井乾齋將校。

刺是編。以序見請。題簡首曰。讀茲書者。有春山之志。則可無春山之志。則無益而有害矣。安政三年孟夏上澣。宍陰鹽谷世弘序。

步操軌範序

唐虞三代之世。其講兵演武。何其深也。典樂大師之教。執干戈而舞。肄手足勢也。表綴兆。樹羽旄。北出南旋。夾振而駟伐。肄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軍之大用在車。故一器而工聚焉。致精於器械也。子生則射焉。入學則射焉。鄉人集則射焉。王侯有賓客則射

焉。士自非疾病，不得以不能辭之重威遠之用也。以此造材，故及其成，大可以任將帥，小可以執干戈射御。特以伏凶器於和容，藏殺機於揖遜之間。人唯知蒐苗獮狩之爲操兵，而不知庠序學校之禮，朝庭鄉黨之樂，莫不寓講武之意也。後世記覽文詩之習盛，而六藝漸廢，釋老之言雜，而格致之業愈乖。於是乎文武歧爲兩塗，而士乏實材。漢晉以還，夷患日滋者，豈非由禮樂崩而武備墮之故歟？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今西洋之銃，與唐虞三代之射，同其用。陣艦

火輪船，與木輅革輅，同其工作之精。拔隊龍百羅屯之練，與典樂大師之教，蒐苗獮狩之閱，同其坐作擊刺分合進退之節。制度有淺深者，道之殊也。器藝有短長者，時之變也。方今取其火術以名一家者，下曾彌先生爲最盛。此編以牧培蘭之筆記諸先生之術，相扶以行，兵制之變將自此始矣。雖然，我邦以農立國，以義爲政，故士以廉節自勵，西洋以商立國，以利爲政，其治兵驅市人之道，爾本既異，則其末有不可不簡者矣。若夫教師礮技，而明者擇焉，下有專門

之學。則上有集以定制者。焉變而通之。存乎其人。然則此編固步操之軌範。亦師律之階梯哉。

大司馬與木神草神同其正於之辭於論語百華也

010190527102

48 13028

